

揭文安公全集

揭文安公文集卷之八

揭曼碩撰斯著

門生前進士龔理得化技錄

序

吳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
須溪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
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愛國俗其所感雖
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須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
復靡然棄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

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于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爲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予之師乎因二公之盛後六經之源益渾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脩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
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
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脩
者為續志六卷條數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
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于貢
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
仁恕必能感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至于政教
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卿不非其

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
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才
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
子尚求李君之志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
復以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
詩與為政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
真也思欲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
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常出也讀蘇

州常公之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不知其
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常者吾識二人
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于朝
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
以簡齋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疎
淡而時振以岑叅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
生文獻之家襲富貴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
雅故其為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
常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
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于此可卜焉予

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于常豈其固有所自耶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日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俟斯得與觀焉于是悚然敬肅然惧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

譜謀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寔猶無譜謀也
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
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
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
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
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于孔子之教者猶
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子之子孫
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
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
不足以為其實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

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
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
之寔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于衆曰
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惧其有謬其後者矣子其
慎之天曆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脩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際通
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
汝寧之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
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

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于袁子孫世居袁于豫章盱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未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于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訕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脩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而孝悌之心淒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

而興者凡吾子子孫孫尚教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于予者余必有告以之余亦忝
進士之名也至于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
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
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有
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遊皆
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悌忠信
之寔舉于鄉而無忝選于有司而無慚余不及
則有之矣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過之也然上

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
叙其道甚備歷二十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
非不多而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
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
師遊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為虛說以孝悌忠信
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寔歟
豈猜賢忌能者尚多懷奸挾詐者益衆附之則
安雷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
歟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壓以
非理之勢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容

者欲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畜

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

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

用者尚寡故夫何儒者之

無益于國也非儒者之無益于國也

不能盡

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表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

譽袂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于

己者有躬行之寔待于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

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來饑渴之餘反貪暴之風

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

靡乎若長風偃草儒者之效吾睹之有日矣余

何以告之雖然粹表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表無畫乎世之不能容不能知不能用也

通鑑經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經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

春秋然經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
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
言經目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
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
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
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
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經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
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
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
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

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
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
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為者而猶或易之此
經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此書法不得不為經
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
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于經復長于史其為
此書凡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詞隱義
高見特識既足以啟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
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
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經目書法者而又曰

此朱子之志也於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
哉天曆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樗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
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
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
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
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荐為左衛教授
遷翰林院國史編脩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
虞伯集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